

花与爱丽丝

杀人事件

经典电影
《花与爱丽丝》
前传

*the case
of
hana & alice*

Otsuichi
&
Shunji Iwai

乙一 —— 著 [日] 岩井俊二 —— 原作 冷婷 ——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日
乙
——
著

日
岩井俊一
——
原作

冷婷
——
译

Otsuichi
&
Shunji Iwai

the case

of

hana & alice

花与爱丽丝
杀人事件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 / (日) 乙一, (日) 岩井俊二著; 冷婷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12
ISBN 978-7-5057-3765-5

I . ①花… II . ①乙… ②岩… ③冷… III .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9810 号

HANA TO ALICE SATSUJINJIKEN

by Otsuichi

© 2015 Otsu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GAKUK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4776

书名 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

作者 [日] 乙一 著 [日] 岩井俊二 原作 冷婷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规格 700×980 毫米 32 开

7 印张 76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765-5

定价 39.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001 · 第一章

033 · 第二章

085 · 第三章

117 · 第四章

155 · 第五章

215 · 小说版《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后记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第一
章

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1

可能是之前的住户搬家的时候取了下来，所以眼前新居的玄关处并没有名牌。我跨上刚刚从卡车上卸下来的自行车兜了一圈，正好看见母亲站在家门口和搬家公司的人说着话。我率先踏进家门，扫视着这空荡荡的房间。

一楼很宽敞，有客厅。我想都没想就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芭蕾舞，因为空无一物的地板让我想起了前不久还在那儿上课的芭蕾舞舞蹈教室。单脚站立，另一只脚向后方笔直高抬，用类似滑行的姿势柔软地旋转，从房间的这一端移动到那一端。身体好像拂晓时分伸展开的常青藤一样，缓缓舒展，乍一看还像是张开双翼迎风飞翔的小鸟。单脚为轴旋转一周，眼前的世界就像是坐在旋转木马上那样回转不定。这个时候，我留意到了窗户对面的情况。

新家的窗户还没有装窗帘，明媚的阳光肆无忌惮地映

照进来。走近窗边便能看到隔壁的房子，尽管二楼的窗帘紧闭，但我感觉似乎有人正站在帘子的后面，目不转睛地窥视着我家。那窗帘微微摆动了一下，因为窗户闭着，所以应该不是风吹的。

“妈妈！妈妈！”

“怎么了？”

母亲在二楼悠闲地回应着。我推开正在搬行李的工作人员，跑上楼梯。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母亲正在将衣物从纸壳箱中取出来。

“有人！隔壁屋子里有人！”

“有人不是很正常吗？屋子本来就是给人住的嘛。”

“可是那个人正从窗帘缝里偷窥这边。”

“那又怎么了？”

“不是很恶心吗？”

“难道拉开窗帘大大方方地望向这边就不恶心吗？”

“话虽然可以这样说，可只有我们这边被盯着，不觉得很讨厌吗？”

“那你也反偷窥过去试试？”

母亲似乎对这个话题并没有兴趣，继续收拾着衣物。我

想了想，认为母亲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为了揪出偷窥者，我噼里啪啦地把空纸壳箱搬到母亲房间，移到能看见邻居阳台的位置。

纸壳箱尺寸很大，所以非常适合隐蔽。但问题出在阳台围栏的高度上，如果围栏是栅栏式的话，还能透过栅栏间的缝隙窥视邻居，可没想到新家的围栏不仅高到肚脐眼的位置，还密不透风，这样躲在纸壳箱里的话，视线就完全被遮蔽住了。

搬家公司的人将满满当当的纸壳箱搬进屋里，我试着把两个装满东西的纸壳箱推到阳台上摞起来，最后在顶上放个空箱子，这样一来我的视线就高出了阳台围栏，而且没有任何遮挡物，我对此很满意。

纸壳箱敞口的那面对着我家，底部对着邻居家，我爬进纸箱，屏住了呼吸。贴在纸壳箱底部的胶带已经松脱剥落，我试着用指尖将纸壳箱盖的间隙捅宽些。在我的改造下，偷窥的孔眼视野开阔，箱子外的阳光穿过孔眼，在箱子里拉直开。我将眼睛凑近孔眼，监视邻居家的窗边是否有动静。

因为箱子的口冲着我家敞开着，我能感觉到在屋内来回移动的搬家工人们的动静及视线，大家似乎在窃窃私语着什

么。事后我问母亲，才得知原来是他们认为蜷坐在阳台箱子里的我实在有些奇怪。尽管如此，可那时的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举动有什么不妥，我一直待在箱内昏暗的空间里，同与外界相连的窥视孔眼对峙着。

十月的天气已经能渐渐感觉到些许寒意，然而箱子里却很暖和。虽然幽暗，还有点拥挤，但整体感觉不坏，我甚至想一直待在里面不出来。透过小小的孔眼窥探外界，想必待在母亲腹中的婴儿也深有同感吧。

终于，邻居家二楼的窗帘稍微晃动了一下。我屏住呼吸，凝视孔眼对面，只见一根细细的手指拨开了两片窗帘接合的部位。

屋里很暗，少女的脸庞被映衬得清晰明了，我猜想对方应该与我年龄差不多。秋日的阳光照耀着那张面孔，可能是太过刺眼，她眉头紧皱，正注视着我和母亲的新家。

我的脸颊紧紧地贴着纸壳箱底，把少女的相貌看得越来越清晰。她的眼神很冷淡，头发蓬乱不堪，令我想起了猫科动物。少女的视线突然移向我所在的阳台，继而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嘴巴像是被吓了一跳一样大张着。就在我们四目相对的瞬间，她向下转移了视线。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自然而然地探出身子，这时候，箱子开始向阳台外侧倾倒，由于纸壳箱的位置高出阳台围栏，因此在没有任何物体阻挡的情况下，惊慌的我想要跳出纸壳箱，无奈一切都太晚了——我连同箱子一起从阳台跌落了下去。

这时候我真切地意识到了“死亡”这个概念。虽然二楼距离地面只有几米的落差，但我仍然非常恐惧。纸壳箱“咣当”落在了地上，我用手紧紧抓住阳台的边缘悬空吊垂着，但因为手臂渐渐麻木，指尖终于从阳台边缘彻底滑落了。

尽管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可在我眼里似乎相当漫长。在垂直掉落的那段时间里，我的脚下悬空，全身触碰不到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即便张开手臂也只是与空气擦肩而过，抓不住任何实物。我只是往下坠落而已，与那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中为了追赶兔子而落入洞穴的主人公一样，不过在那孩子落地前，她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邂逅了一群奇妙的人。

“你没受伤真是太好了！”

这时的我们正在还没收拾妥当的厨房吃晚饭，母亲一边

吃着比萨外卖一边笑着说。

“够了，妈妈，你打算笑话我到什么时候啊？”

“要不是搬家的工作人员在，搞不好你就要被送到医院去了哦。”

从二楼阳台坠落的我正好掉在了路过的搬家工作人员的身上，虽然那个人伤到了腰，但多亏他我才平安无事地落了地。

我把母亲从比萨店得来的打折券收进抽屉，我必须了解新家附近有哪些店可以叫外卖，因为母亲是个几乎不会做饭的人，即便是偶尔一时兴起拿起菜刀做顿饭，也会因切到手指不得不叫救护车而终止。所以在我不做晚饭的日子里，比萨的打折券能派上贴补家用的用场。

玄关的门铃响了。因为还不熟悉新家的门铃声，我们愣是没反应过来是有人来拜访了。母亲一边用爽朗和气的声音回应着说“来了”，一边瞥了瞥我。我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向玄关打开了门。

只见有位手捧着蔷薇花花盆的女士正站在门口，虽然看起来高雅，眼神却很严苛，花盆里也只有一株幼小的蔷薇。我向她点头示意，女士微笑着说：

“我是隔壁的荒井，这是庆祝你们搬家的贺礼，是自家栽的蔷薇，请用它来装饰屋子吧。”

这位名叫荒井的女士将花盆递给了我。既然是隔壁家，那就是那个隔着窗帘偷窥我们家的少女的家喽。我道谢后冲屋里的母亲喊道：

“妈妈，是隔壁邻居！”

无奈之下母亲过来了，她开始站在门口和荒井聊天。母亲很不擅长与邻里打交道，她是个爱穿与年龄不相符的偏少女风衣服的、脱离现实的人。我不禁在心里打鼓，这样的人能和邻居维持好关系吗？

在母亲和荒井聊天的时候，我开始端详起手中的花盆，蔷薇深红色的花瓣犹如旋涡般绽放着。

从浴缸中溢出的热水流进圆形的排水口，全靠泡澡消除了疲劳的我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回到自己房间休息。从之前家里带来的窗帘被暂时挂在面向阳台的窗户上，因为布料太短，窗帘与地板间露出十厘米的间隔。

我打开纸壳箱，开始收拾学习用品和漫画之类的东西，把小饰品和相框在桌上排列开，拿出衣服，抚平褶皱，挂在

壁橱里的衣架上。在墙壁较高的地方装有一块隔板，我发现上面躺着一个类似纸袋的东西。

应该是之前住户遗留下来的东西吧。我伸出手臂，用手指勾住纸袋的把手，袋子里的重物一个接一个地向下掉落。我一边拂去浮在纸袋上的灰尘，一边翻看袋子里面的东西，发现净是些学校发放的考卷和答题纸，答题纸上几乎都是十五分、二十分这种惨不忍睹的分数，而且还写着名字，当然，是我不认识的名字。

房间的地板及墙壁上都有几处细小的刮痕。之前住在这个房间里的人，应该在生活中受到过伤害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把这个人遗忘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回了隔板。

那时的我还不知晓这个人的命运，也不知晓杀人事件的存在。然而，我却不容分说地被卷入了此人的过往。

2

转校第一天，母亲带着我出了门。我身上的制服是以前学校的。下坡时，十分适合眺望的开阔景致在我们面前铺

开，沿着栏杆走的母亲嘀咕道：

“乡村啊。”

“是呢。”

其实这里并没有乡村的感觉，这里既有便利店，又有宽敞的住宅用地。可能是之前居住的城镇太过都市化的缘故吧。

“妈妈，这学校还真是远呢。”

“我听比萨店的小哥说，之前原本计划在这附近建所中学，可是后来泡汤了。”

“你能不能别拉着比萨店的小哥闲聊？人家还有工作要做嘛。”

我想母亲之所以这样，恐怕是因为这位比萨店小哥相当年轻帅气吧。

樱花树沿着河流的走势茂盛地生长着，等到来年春天，我一定会为落英缤纷的美丽景象感慨万千吧。坐上电车的我们因为惯性身体微微晃动着，走出车站闸口，步行一小会儿便是石森学园的初中部。

因为正在上课，校园内很安静。脚踩访客专用拖鞋的母亲和踏着新拖鞋的我一起向教职工办公室走去。路过走廊的

时候，我试着透过敞开的窗户偷瞄教室。学生们都在认真听课，女学生个个身穿深黑色的水手服，比起之前学校的西装制服漂亮多了。目睹这些的我心里有些气馁。

拉开教职工办公室的门，母亲冲屋里看了看，只有一位抱着水箱的男老师在里面。于是，母亲向老师搭话道：

“抱歉打扰了，我叫有栖川。”

“啊啊，是转校的那位。”

之前学校的就读证明和转学入学通知书都已经提交过了，上个月还来这所学校与校长先生见面打了招呼。母亲觉得手续太过烦琐甚至打算放弃，我只好一个劲儿地催促她。这时，母亲瞟了眼男老师怀里的水箱。

“这是什么？”

“蜗牛。”

“你喜欢蜗牛吗？”

“这是教学用的道具。”

男老师的长相让人感觉与母亲喜欢的男演员神似，也许是这个原因才让明明毫无兴趣的母亲围绕着蜗牛来回向男老师搭话吧。下课钟声响起，进入休息时间的校园立即变得热闹起来。各位老师也纷纷先后回到教职工办公室，男老师

给我们介绍了我的班主任荻野老师，荻野老师是位二十五到三十岁的女性。

“加油哦，彻子。”

母亲将我托付给老师后便向我挥手道别，然后回家了。

课间休息时间结束后，荻野老师带我走向三年级二班的教室，那是我今后要待的班级。下一节是国语课，她打算在课前向同学们介绍我。穿行于走廊的我立即紧张了起来。

“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来问我哦。”

荻野老师这样说着。我拉着旧制服的下摆，问道：

“仓库貌似没有制服了，要好几个礼拜才能到货，在收到新制服前，我就这样穿可以吗？”

“当然，这样没问题。”

来到三年级二班教室门前，荻野老师先进了教室。室内学生的闲聊声戛然而止，我独自在走廊不停地深呼吸。

在老师的催促下，我迈进了教室。眼前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的视线齐刷刷地投向我。

“今天开始班上来了位新同学，大家要和谐相处哦。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新同学的名字吧？那就拜托你自我介绍咯，把名字大大地写在黑板上吧。”